



# 叩問滄桑

林 貴 真

去了一趟山東，走訪孔廟、孔府、孔陵……孔子的故鄉「曲阜」，對我而言不再那麼遙不可及。大成殿（中國第二大殿）、門坊、碑碣、杏壇（孔子講學所在）、尼山夫子洞（孔子誕生地）、觀川亭……連帶的我們也走訪孟子的家鄉「鄒城」，孟廟、孟府，一一收藏在記憶裡。登「泰山」更不可思議，二千五百年前孔子登過的山，今天一名來自台灣的小女子，因纜車之便也登上泰山的「玉皇頂」，和孔子看見的一樣的天、一樣的浮雲、一樣叫黃河的水……

走完「魯國」直奔「齊國」，原來古代山東稱齊魯，西元前十一世紀周武王封姜太公於此，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了，當我們抵達齊國故城淄博市，參觀齊國歷史博物館，猶如上了一課上古史：齊桓公、晏嬰、孫武、孫臏、田單、扁鵲……逐一出現，而齊景公墓的「殉馬坑」更叫人不寒而慄……「臨淄」歷史悠久，作為齊國都城長達八百多年，齊國是春秋五霸之首，戰國七雄之冠，可供遊客走訪的文物景點太多，管仲墓、孟姜女故里、孔子聞韶處、姜太公釣魚處……又豈是匆匆走馬看花的我們行腳能及？

回來後，我突然迷上地圖，這兒叫「濟南」，《老殘遊記》劉鶚手書的大明湖，忽然出現眼前，「家家泉水，戶戶垂柳」、「四面荷花三面柳」，但失望透頂，所謂「見面不如懷念」，現代人對聞名景點的破壞簡直是可忍，孰不能忍？

攤開中國大地圖，耳孰能詳、如雷貫耳的「名城」太多了，我真的一生都可以走訪得到嗎？於是，找來一本書《滄桑無語》酖酖大陸作家王充閩寫的，我開始一篇篇讀將起來，不能「行萬里路」何妨「讀萬卷書」？

曾經在尼山夫子洞，我們遇見「尼山書院」，驚艷至極。而今閱讀〈春夢留痕〉乍見當年蘇東坡謫居海南島三年，留下「東坡書院」的傳奇，在這兒東坡「痛苦的靈魂，得到了藝術慰藉」寫詩一七四首，其他作品一五六篇，「東坡書院」成了東坡講學、會友、酌酒、談吟的地方。

海南島古稱儋州，東坡居儋州三年，從「食無肉、病無藥、居無室、出無友、冬無炭、夏無寒泉」，愛妻王閏、愛妾朝雲皆已故去，他立足貶謫的現實，由「廟堂之高」移至「江湖之遠」。他如何重新認識人生的意義，從逆境中安時處順？把「故我」和「今我」重新界定？如果有所謂的東坡精神，即是他澹泊寧靜過一種平平常常自然本色的日子吧！很多人欣賞東坡是因為他用「樂觀情趣」昇華成「詩性人生」。

後人為了紀念他，當地不僅有東坡村、東坡田留下來，還有東坡路、東坡橋、東坡笠，吃的蠶豆名為「東坡豆」，村裡有一口「東坡井」……是的，每一個人只有一次人生，我們最該思索或者是當你「走」了後，你最想讓人們記得什麼？

讀《滄桑無語》不只讀地理，也在讀歷史。

其中一篇〈陳橋崖海須臾事〉寫的是北宋故都汴梁的故事。開封一名汴梁，「整個古城，簡直就是一座充滿歷史回聲的博物館」。開封處於南北要衝，歷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，卻又地勢平坦，無險可守。

陳橋驛更是開封東北一個普通至極的小鎮。但小歸小，歷史上有名的「陳橋兵變，黃袍加身」讓趙匡胤成了宋朝的開國君宋太祖。但「臥榻之旁，豈容有他人鼾睡」，登基之後的太祖以非常手段對外削平割據政權，對內鏟除藩鎮勢力加強中央集權，那種刀光劍影、血流成河的畫面想當然耳。作者王充閻說：「走進開封市區，空間沒有跨出多遠，時間卻彷彿越過了千年，那沉埋地下的喧囂與繁華已經無聲無息……」

是的，歷史有時不盡然公平，但如果讀者願意把時間拉長來看，不是不報只是時候未到。看，趙匡胤趕走後周才七歲的周恭帝，當時符太后帶著兒子被逼出宮，沒想到三百多年宛如瞬間事，宋朝末謝太后領著才七歲的趙昀宋恭帝，也被元世祖忽必烈追逼在崖州沉海自盡。

中國七大古都之一的開封城，似乎「每一條街上深藏一段生動的史實，每一處古建遺址埋伏許多迷人故事」。

不禁感嘆：「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」，陳橋崖海須臾事：「滾滾長江東逝水，浪花淘盡英雄，是非成敗轉頭空，青山依舊在，幾度夕陽紅。」

就這樣順著王充閻的筆沿著開封進入洛陽——十三個王朝曾經在此定都醞釀所以，「若問古今興廢事，請君只看洛陽城」。近幾年旅遊，我偏愛古蹟的尋訪——到埃及看法老王墓、金字塔；走絲路拜訪敦煌遺址；今年的山東行只為看看孔子的故鄉。多少跟年齡心境有關吧！旅行的熱鬧繁華已不是我追逐的目標，反倒是廢墟文化更讓人「臨風懷古，叩問滄

桑」。

洛陽一如開封，地勢坦平、兵燹水火，所以宮廷政變流血鬥爭最多，「董卓之變」、「八王之亂」、「安史之禍」戰亂年年，所以今日登高俯瞰，殘垣透迤，舊跡密佈，循著荒煙野徑，憑弔昔日輝煌。「歷史」，存在伴隨著虛無，列國紛爭，群雄逐鹿，最後勝利者究竟是誰呢？

看來，誰也不是，而是歷史本身。

不是有人在戲曲裡這樣唱著：「列國周秦齊漢楚，贏，都變做了土；輸，都變做了土。」

其實，在走訪尼山，孔子的「觀川亭」時，心裡懸念著莊子「濠梁觀魚台」，不知今生可有幸走一趟安徽鳳陽？到濠水橋上閒遊一番？感性的莊子和理性的惠施，不同視角看游魚，留下兩人信口拈來的觀魚佳話？

一個用理性、科學的眼光，在沒有客觀依據下，他不肯斷定魚之快樂與否？

另一個以具有浪漫色彩的詩人身分，從藝術的視角去觀察，他把自己從容、悠閒的心情移植到了游魚身上，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。

試問，你比較像惠施？還是莊子？

如果，你是屬於浪漫派的，那麼，到浙江紹興的時候別忘了去「沈園」，看一眼宋朝陸游和表妹唐婉的愛情佳話，「地以人傳，園以詩傳」，一首千古淒絕的〈釵頭鳳〉讓陸游成了千古情聖。這樣的題壁詩要比一般遊客隨意塗鴉的「到此一遊」更有藝術情趣吧！

不能行萬里路，何妨讀萬卷書，從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、《山居筆記》到夏堅勇的《湮沒的輝煌》以及王充閻的《滄桑無語》，真有讓人閱讀到「牛肉」的感受。如果你厭倦了一般出版品的輕、薄、短、小，換換「大散文」系列何妨？ ♥

（本文作者現職為作家、爾雅書房策劃）

